



青年作者创作选集

第三集

春花

刘占周等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.....
.....

春花

.....

.....
.....

青年作者创作选集

(第三集)

春 花

刘占周等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包括九个短篇。

“春花”刻划了一个农村女孩子的倔强的性格和她对于工作的热爱。“姊妹們的信”写农村姑娘中树立起来的对婚姻问题的新的观点。“澆葦”通过一个区委書記领导人民抗旱的故事，刻划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貴品質。“山村的春夜”、“鑄炭”、“漁婆”、“守園員”四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斗争。“春蘭的表演”、“阿秀”则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忘我的劳动和他們的优秀品質。

春 花

刘占周等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开本 787X1092 1/32 印张 2 1/8 字数 40,5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530

統一書号 T10072·173

定 价 (7) 0.20 元

出版者的話

青年作者的文学創作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，已經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洋溢着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。作者欣喜地描述着祖国的新时代与新人物，無情地揭露和諷刺了旧社会的渣滓，并对落后的現象展开斗争。他們已成为祖国文艺战线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。

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，我們特陸續編选出版青年作者創作选集，將反映祖国新面貌的作品不断地推荐给讀者，以鼓舞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。

青年作者創作选集中編选的作品，主要是天津青年作者或發表在天津报刊上的青年作者的作品。

在編选工作上，曾得到天津日报文艺組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支持。但由于我們是初次做这工作，一定还存在着許多缺点，希望讀者多給我們提出意見。

一九五六年

目 录

春花·····	刘占周·····	1
姊妹們的信（速写）·····	韓映山·····	10
山村的春夜·····	青 林·····	16
春蘭的表演（工厂散記）·····	南 天·····	24
鋤麦·····	韓映山·····	32
漁婆·····	房樹民·····	36
澆草·····	苑紀久·····	45
守園員·····	青 林·····	52
阿秀（工厂散記）·····	南 天·····	58

春 花

刘 占 周

林場的小伙子取水去了，春花獨自留在林邊。西方，晚霞變幻着奇異的色彩。在那彩雲後面，襯出一片平整的天空，淡淡地泛出綠色，柔和而又透明。林邊轉彎處，仿佛燃起熊熊的篝火，夕陽正在那里沉沒；望着小伙子的背影在那里消失後，春花疲倦地深深吸口氣。閉上眼，勞累一天的身子，突然輕松得像要浮起來。

白天仍舊這麼短。雖然小草悄悄抽芽吐綠了，但一到晚上，冷颼颼的小風便又刮來，春花打個寒噤，開始冷起來。拴在林邊的兩頭驢子吃足草料，豎起耳朵靜聽樹枝的呼嘯，又不耐煩地頓着蹄子。

早晨，春花趕大車出村的時候，娘追上來，把老羊皮襖塞給春花。春花覺得娘真多余，春暖花開的季節，誰還披那過冬的玩藝兒！娘真是沒辦法。娘就這麼一個獨生閨女，疼起來割心割肉，愴起來牽腸挂肚。偏偏閨女性強好勝，事事搶頭陣，像頭野馬似的，拉，拉不住，攔，攔不了。娘不是不樂意閨女出頭露面，娘耽心的是：閨女才十七八歲呀，胆兒就那麼大。

大車離開村子，春花望着村頭娘那呆站着的身影，突然心里又難受起來，恨起自己：帶着皮襖不就得了么，穿不穿娘還能看見么；省了娘又擦眼抹淚的。春花上邊只有娘一個人，敬

的是娘，疼的是娘，气的也是娘——不知为什么，就是管不住自己，娘那么大年紀了，为什么还总跟她耍孩子气！

春花也知道，娘流泪并非完全为了皮襖的事，娘是为閨女耽着一份心；其实这有什么关系，閨女已經这么大了，連兩条騾子还摆弄不服么。娘說：“你，姑娘家，一个人怎能赶兩輛車，林場离这么远，道兒上……”春花說：“娘，春耕正忙，社里不是人手紧才这么办嗎？娘，你願意閨女是怕風怕雨的人呀？”

从去年入冬，合作社扩大以来，人們就沒閑过，打井呀，挖泥呀，沒黑夜沒白日。入春，更是忙得不行。按社里规划，今春还要栽树种树，这一来，人手怎会不紧？为了拉树苗的事，第三生产队里还起了小小的風波，隊長王金鈴說，为了保証春耕按时完成，不許再从本队里調人調牲口去拉树苗。可是社里的规划能不实现嗎，困难能不克服嗎，副隊長春花在社員大会上尖銳的批評了他，坚决接受了拉树苗的任务。

林場的小伙子取水来了，春花飲了牲口，小伙子帮她套上兩輛滿載树苗的大車。这时候，天完全黑了，星子靜悄悄地蹦出来，閃着清冷冷的光輝。春花拿起長鞭，有礼貌地对小伙子說：“謝謝你。”

“来，我送送你！”小伙子搶过鞭子，赶动了头輛大車。春花赶起第二輛大車跟在后面。

田野里升起夜霧，远处的山影隱沒了，树林隱沒了。四外靜悄悄，只有春風發出輕柔的哨音，掠过夜的田野。春花透过后夜霧，望望小伙子，輕声說：“同志，別送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小伙子吃惊地回过头：“我送你不行嗎？我已經跟場長說好了，你一个人赶兩輛車，又是走夜路……”他不明白，姑娘为什么对人这么冷淡。

“我自己赶不了兩輛車嗎？”

看不清姑娘的臉色什么样兒，听声音，像有点生气。

“呵，呵……”小伙子心里笑了，怪有趣地想：呵，就是厉害，女將，女將……。从白天跟她一起往車上装树苗的时候，他憑自己那銳利的眼光，就看出这是位干將。

“我不是說你赶不了，”小伙子辯解着，“我是說，社里怎么只派你一个人来？”

“一个人能赶兩輛車，为什么还要多派人哪？”

小伙子張口結舌，啞声兒笑了。

“喂，你們社里一定很忙啊，”小伙子說，“要不，也不能……”

“誰說不是呀，”春花道，“打井、春耕、支援农場……”她还告訴他一些社里的远景规划，比如防風林呀，桃林呀，葡萄园呀，小型水电站呀……小伙子听得入迷，嘴片咂得山响。一陣夜風吹过，强烈的春寒使他清醒过来，他心里一动，脱下棉襖遞給姑娘。

“喂，給你披上吧。”怕她不要，便又故意自言自語道：“嘿，走热了！”

“走热了，可脫不得棉襖，小心春寒。”春花推开小伙子的棉襖，繼續說她的：“为什么社員心勁兒这么高？就因为这个远景是这么好呀！就說我們第三生产队吧，又要忙春耕，又要造

林……”她又想到，應該快走才好，看看第三生产队到底干得怎样了。这时候，娘也——准急着盼她哩。于是她便柔声說：

“喂，同志，謝謝你，不用送啦！”

小伙子高兴地瞧她一眼，大胆地說道：“不，我还要送你一程！”

“你回去吧！”姑娘的声音突然变得冷冰冰的，像是下命令。

小伙子楞住了，站了一会兒，無可奈何地把鞭子交給她，慢騰騰地走了。

“是个好……又帮我忙了半天……”春花高兴地想，便又用温柔动听的声音喊道：“喂——謝謝你啦！——”

“喂——”夜霧中傳來小伙子的喊声，也是这么动听。“瞧你冷的，我在这兒都听得見你磕牙的声音啦。我的棉襖忘在車上了，你披上吧，往后有林場的人路过你們社，讓他帶來好啦！”

春花一看，头輛車上果然放着那件棉襖。

“喂——”春花拉長声兒喊，曠野中沒有回声。

“好，你存心把棉襖‘丢’在这兒，我就不客气！……”春花想着，拉过棉襖，披在身上，身子立刻热起来。……半天，远处又傳來小伙子費力的喊声：“过灤河要小心——河身不好走！——”

春花噗哧一声，咧开嘴兒笑了。

“呵，这人……”她快活地想。

夜深了，村野更加昏暗。沒有月亮，只有星星用微弱的光

輝点綴着这夜的世界。偶尔，什么地方飄来一兩陣快活的笑声，大概是附近村里的社員們在开会。她仰起臉，盯住一顆晶亮的星子，星子閃着耀眼的光輝；將來社里的电灯就这样好看吧……她的思想跑远了。突然星子閃一下，灭了，她疑是眼花，細一瞅，才發覺陰云从西天边涌来，已經遮住半个天空。她心里一顫，又惊又喜：春雨要来了！

春花打个响鞭，說：“快呀，春雨澆上头啦！”兩头騾子放开四蹄奔跑起来，不会兒便来到灤河上。初春，河身淺淺的，牲口拉着大車走下河，到河中心，突然陷住了。春花扯着嗓子吆呵，騾子也只是蹦几蹦。这时，陰云已布滿整个天空。

春花跑到河边的村子里，敲开村头一家大門，里面出来一个中年人，跟她来到河沿兒。

“大叔，你看，赶上春雨，騾子澆病了可怎么好！社里……”

“你这是給社里拉树苗嗎？”中年人望望滿天烏云，望望兩輛騾子車，又轉过头来望望春花，驚訝地問道：“怎么，就你一个人嗎？……哎哟”忽然亮着嗓子笑起来。“来，我在車前赶，你在車后推。”說着便挽起褲腿，扑通扑通地走下河，拿起長鞭吆呵一声，照准騾子头上猛抽下去；騾子吃惊地跳起来，濺起冰冷的水花。

“大叔……？”春花喊了一声。

“別怕，”中年人高声叫道，“使勁推吧，推呀！”又掄圓鞭子猛抽兩下，騾子疼痛得跳起来，車子劇烈地震動一下，傾斜了。推車的春花摔了个趔趄，險些栽倒在水里。

“大叔，那样打不行！”春花急跑到車子前面去，水濺了她

一身，凉得透骨。中年人完全不顧她的喊声，掄圓鞭子又抽打起来，騾后退着，掙扎着，暴跳着，車身歪斜了，眼看要翻倒了。春花急得喊炸了嗓子：“別打了！”就在这时，“忽隆”一声，煞繩断了，树苗一捆捆地从車上滾下水去。春花暴怒了，夺过長鞭，喊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看你把牲口打成什么样兒！”

“姑娘……”中年人突然也急火兒了。“眼瞅着雨就来了，快走吧，淋病了騾子你賠不起！赶吧，除非扔下点树苗，車算走不了……咳，我也沒别的办法了。”

“我自己有办法！”春花几乎气炸了肺，暗暗罵道：“这是个什么家伙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中年人夜猫子似地冷笑了。“姑娘，失陪了。”

“你不能走！”

“嘿嘿，为什么不能走？陪你玩兒嗎？”

“啪！”春花的手哆嗦着，給了他个嘴巴。

中年人立刻变得猙獰起来，兩眼閃着惡毒的鬼火似的綠光，逼上来……

“再往前走半步，我就拿鞭子抽你！”春花撕裂着声音喊，“你跑不了，走，去找村干部！”

中年人像段木头似的不动了。驀地又冷笑起来：“找村干部？我犯了什么法？帮你赶車有罪了嗎？”他賊溜溜地向村子瞅一眼，忽然惊慌起来：河边村头出現了一盞玻璃風灯，直奔这兒来了！春花心里一喜，死命扯住他：“不許走！”

玻璃風灯来到跟前，看清了这是位老大爷。他举起風灯

照照春花和中年人，吃惊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老曲叔，是我帮她来……”

中年人講起来。老人听着，放下風灯，忿忿地罵道：“賊羔子，我信不着你！先給我走开。”

中年人嘟嘟囔囔地走开了。

“老大爷！”春花这才發覺自己出了一身冷汗，心跳得不行，委屈地喊一声，便抽抽嗒嗒地哭起来。

“他欺負你了吧？”老人慈愛地問道。

“他把騾子打了。”春花流着泪說道。

“你怎么碰見他啦？”老人气忿道，“这家伙，一肚子坏水兒，……喂，你等等”。老人飞快地回村去牽来兩匹高头大馬，帮春花撈起树苗裝好車，又套上兩匹馬，把兩輛車拖过了河。春花这才知道老人是紅旗农業社的飼养員，因为夜里給牲口添草，听見河边有人声，知道河套里陷住了車，便提着風灯出村了……

“孩子，得留神呀。你知道他是个什么家伙嗎？他叫麻三七，过去在城里当粮食販子，后来吃不住勁兒，又搬到乡下来。富农兼奸商。这路人就是專跟咱农業社作对！”老人摸着騾子头上一条条的伤痕。痛心地说：“你怎么叫他把騾子打成这样兒？”春花低下头，咬住嘴唇，伤痛地哭了。

“賊心爛腸的家伙，跟咱农業社記上仇啦！”老人怒声道：

“回头得好好治他！……哦，你冷吧，給，再披上我这棉襖……”

春花跟老人分別的时候，陰云已經沉重得吓人了，春花急

急地趕着大車。

三更時分，大車進了村。春雨已經淅淅瀝瀝地落下來。春花把樹苗卸到南大場，安置好牲口車輛，便去敲王金鈴家的柵子門。

柵子門開了。王金鈴的老娘探出頭來，看清是春花，驚喜地低聲道：“回來啦，丫頭！”

“大娘，咱們生產隊的活兒干得怎樣啦？”

“丫頭，放心吧，干得可猛啦，咱隊不是調出去兩頭牲口么，閑起一架犁呀，這群半大小子就用人拉了半天。傍晚，又砍了半天柳枝子，預備栽，……喲，好冷！”金鈴娘打個寒顫，“這不是才睡着呀！”

“好，好，”春花高興地說道，“大娘，雨大了，快回去睡吧，別吵醒金鈴哥！”

大娘縮回身子，“吱扭”一聲，柵子門關上了。春花又喊：“大娘！”

“什么事兒？”

“到底耕了多少地？”

“今天的任務完成啦！”大娘說一句新詞兒，便“登登”地回屋去了。

這時候，春花家還亮着燈光。春花輕輕推開柵子門，就看見北屋窗上晃動着母親的身影，她心里一陣難受：咳，娘那麼大年紀了，還點燈熬油的等閨女。她輕輕走近窗下，臉貼玻璃窗向里望去，只見娘坐在炕上，面前放着兩只籬筐，盛着白花花的东西，娘把它們又挑又揀的，昏花的老眼湊近小油燈；

灯火靜悄悄地跳动着，冒出一縷笔直的黑烟兒。娘偻着腰，額頭前傾着。

“娘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春花出神地說了一声。

只見娘扭过头来楞了一下，隨即惊喜地跳下炕，低声叫道：“春花！”跟着，“吱扭”一声，門开了。

春花进到屋里，就像浸到溫水里一样，立刻暖和起来。但是她把嘴撅得凸凸的，埋怨地望着娘，心里那股难受味兒又上来了。

娘看透了閨女的心事，赶忙解釋：“閨女，你看，娘是給社里挑棉花籽呢，你說，春耕正忙，人手紧，娘不該多劳累点呀？”看看閨女笑了，便忙去端飯。閨女一把攔住她：“娘，你坐在炕上行不？要不，我就不吃飯了。”娘知道閨女的性情，只好坐上去。閨女收拾起炕上的籬筐，放好炕桌，拿来兩双碗筷（她知道，为了等她，娘一准也沒吃飯），回身又把飯端上来，便去換衣服。

“閨女，你怎么渾身是水呀？”娘問。

“閨女，那是誰的棉襖呀？”娘又問。

春花說：“娘，你先吃飯行不？”娘心疼閨女，便不再問了。

吹了灯，躺在炕上，娘又叨叨起来，問道兒上好走不好走，冷不冷，为什么弄了一身水……閨女又說：“娘，快睡覺吧，我困了。”娘只好又不吱声了。

春花靜靜地躺着，听着外面的雨声，想道：娘惦閨女就是心切，讓她安安靜靜睡一觉吧。

“閨女，你走夜道兒沒害怕嗎？”娘又說了。

“娘，你怎么老想这沒影兒的事，我这么大了还怕什么呀！睡吧，娘，我困死了。”春花咕囔着說。又想到：真是，半路上遇見那个坏家伙的事可不跟你說，要不，你又該耽惊受怕了……哼，那个麻三七沒有吓住我。亏了老曲叔的帮助，車才过了河，應該捎个口信兒謝謝他……呵，林場那个小伙子怪有趣的，社里的果园長起来的时候，最好請他来參觀……噢，雨大了，明天不能耕地就去栽树，嘻！頂着雨，倒省了澆水！……

（一九五六年五月）

姊妹們的信

韓 映 山

一

素云的娘，近来正忙着給素云找婆家。几年来，她看到村里的許多姑娘們出嫁給“外边做事的”。結婚的时候，一百元一百元地往娘家捎。結婚后，閨女把娘接出去，才享福哪！她想：給俺小云也寻个这样兒的。反正不寻庄稼小子。

于是，她东鄰西舍，挨門串戶，托人去說：

“她二孀兒，你什么时候給你家閨女去信呀？要去信給俺們捎上几句：叫她姐給俺小云介紹个对象。不要忘了这同輩的姐妹們啊！”

随后就又到一家去：“她二大媽……”

这样，素云找婆家的事兒，就像春天的小風一样，吹到姑

娘們、小伙子們的耳里去。

素云是个大方的姑娘，平常和姐妹們开玩笑，从不紅臉。但是媽媽这种举动，使她非常生气。她想，这像什么話？滿世界張罗什么？一天，娘又提起这件事。素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脾气了，就吵起来：“就是你爱管閑事，哪兒也显着你嘍！”娘就把巴掌一拍，然后伸出一个手指头，指着說：“呵！你这个小儿子，也学不順眼。这是跟娘說話呀！显着我，有我一天就得叫我管。从小屎一把尿一把的，拉扯大了你，是容易嗎？你爹死得早，吃糠咽菜的……”說着眼圈兒就紅了。素云的心有些軟，早把話截住，轉开說：“娘，早些吃飯，过晌还栽树哪！”就故意唱着歌：“我是个青年团员……”顛着脚跑走了。娘只好在后边，抹一把鼻涕，嘆口气：“唉！修下了这么个閨女！”

不一会，院子里那个叫小蘭的姑娘跑进来，喊着：“素云姐姐，素云姐姐，信。”进了屋还喊：“大娘！素云姐呢？”素云娘說：“死丫头剛出去。”又看見小蘭手里的信就忙問什么事。小蘭眨眨眼睛，歪着脖兒，現出調皮的样子：“給素云姐的。”素云娘忙湊过來說：“哟！这可是誰来的呢！”她惊喜地猜測：“是不是你姐来的？”小蘭看那信封，一点不差。小蘭一下想起那天素云娘写信求她姐，給素云介紹爱人的事了。她很想看看那信就編排着說：“大娘！这信是我姐写来的，上边說已經給素云姐找好对象啦！”“是嗎？”素云娘高兴地接过信，看見上面有一些藍墨水的道道，才想起自己不識字：“快！快着，小蘭。給大娘念念吧！”她欢喜地扯扯小蘭的衣襟兒；又輕輕用手擰一下小蘭的胳膊：“念念吧！大娘忒爱听外边来的信呀！”小蘭笑着，急